

世 纪 风 文 化 从 书

那时光景

Nashi guangjing

孙景瑞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那时光景

孙景瑞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时光景 / 孙景瑞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12

(世纪风文化丛书 / 徐咏龄主编)
ISBN 7-5059-4243-3

I. 那... II. 孙... III. 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2659 号

书名	世纪风文化丛书(10册)
主编	徐咏龄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责任编辑	杨小葵
责任校对	王燕南
责任印制	杨小葵
排版	石家庄市乡音印刷厂
印刷	石家庄市乡音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040 千字
印张	101
插页	20 页
版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 册
书号	ISBN 7-5059-4243-3 / I·3309
定价	190.00 元

出 版 前 言

——代序

《那时光景》的出版，了却我 36 年前的一个夙愿。

1966 年的暮春时节，一家出版社约我将参军以来所写通讯、特写、散文、随笔等编一个集子，而且派了一位编辑住在我的宿舍，帮我从大批作品剪报中选编。但是，选编工作没有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批我是“文艺黑线人物”的大字报一贴，那位编辑吓跑了，我也随即进了牛棚——我们单位叫“小院”。8 个月后，当我从“小院”被放出来，发现我的宿舍已鹊巢鸠占，全部图书和物品不见了；其中，供选编的作品剪报当然不会岿然独存，也一同失去了踪影。后来得知，我已被列入扫地出门的黑名单，要发配新疆劳改，宿舍当然没有保留的必要了；只是因为“造反派”中有人反对，说“把他送走太便宜了”，还想加重罪罚，留下来听候另行处理。工宣队进驻后，这才无罪释放。后来，按政策发还抄家物品，而我收回的仅有两本写着名字的书。从那以后，我对编个集子完全绝望，因为再从十几年的报刊之海中捞取自己的作品，并非易事。

事物发展的偶然性会使生活出现奇迹。1990 年秋天，我从城里的高井胡同要搬进城外的车道沟干休所时，清理各

种尘封的杂物，在一大堆准备卖给收破烂的旧报刊中，无意中发现了几个陈旧的牛皮纸袋。——打开看了看，有的装着作废的票据，有的装着作品的底稿，还有一个装着几十篇发黄的剪报。这些剪报我以为是剪存的别人的文章，及至翻阅之后，才认出是自己的作品。这袋剪报是怎么来的呢？我恍然忆起：1966年选编集子时，听说那位编辑要来，便为他准备作品剪报。那时，我一直住在高井胡同的爱人家，单位分了一套宿舍，才搬进去住；许多图书、物品等随用的东西也跟着搬了过去，但也有不少用不着的便没有搬。大批作品剪报属于用不着一类，现在突然要用了，便回去拿。拿时，我顺便清理了一下，剪报有重复的，只取一份，剩下的又留下了，准备作为废品处理。这次意外发现的就是后来忘记处理的那些重复的剪报，虽然仅是参军后到“文革”前所写作品的一部分，我也如获至宝。它们真实地记录了人民解放军从建国到“文革”那个时期的斗争生活，反映了广大指战员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留下了我作为一个军事记者的难忘的足迹；何况又是劫后幸存呢！于是，1966年未能实现的编个集子的愿望又在心头涌动，我把发现剪报的喜悦写信告诉了原来的出版社，但时过境迁，对方物是人非，不愿再接这个茬儿；另外几家出版社一听是那个时期的东西，也都婉言谢绝，这样，一搁又是十几年。

现在进入新世纪。在老战友们热心怂恿下，我决定把这一部分幸存的旧世纪的东西拿出来亮一亮相，无非想温故知新，聊以自慰。除这一部分幸存的通讯、特写未加取舍全部编入外，还把“文革”后到旧世纪末所写游记和回忆录选一些加进来，编为一个集子，叫《那时光景》。

那时光景是不该忘记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其一，对原作只作了个别排印错误的改正，保存了原貌；其二，各辑作品的编排，以当年发表时间为序。

孙景瑞

2002年8月1日建军节
于临河望山斋

目 录

出版前言——代序 孙景瑞 (1)

第一辑

襄河曲	(3)
渴望	(6)
塔山英雄	(9)
人民的神炮手	(12)
神枪手	(15)
在新事物面前	(22)
为了祖国人民永远的幸福	(28)
战斗在薄山峡谷里	(31)
风浪八千里	(36)
优秀爆破手	(39)
创造奇迹的人们	(44)
从喂马到开炮	(50)
在祖国南海上	(54)
光荣的战士	(58)
水	(66)
八千里铜墙铁壁	(72)
风雪昆仑好哨兵	(78)
英雄们的故事	(88)

红色哨卡 (94)

第二辑

女同志下连	(115)
父与子	(118)
游“西湖”	(122)
仙鹤	(127)
婚期	(131)
六月雪	(135)
骆驼兵	(138)
雪线花	(141)
三岔口	(143)
小胖子	(149)
灯	(153)
战士的眼睛	(155)
竞走	(158)
秋千路	(161)
礼物	(164)
武器	(167)
蛟龙	(171)
布谷	(175)
母亲	(178)
点师长	(184)
帕米尔之夏	(190)

第三辑

北国锁钥卢沟桥	(195)
戈壁之花	(200)
欢乐的帕米尔	(203)
天柱杜鹃	(205)
九华山上	(208)
炮台在湮没	(214)
悠悠古商道	(217)
边塞壮歌	(220)
闪光的丝都	(222)
新村庄	(224)
石榴城	(226)
喀什巴札	(228)
清真古寺	(231)
难忘的道路	(234)
高原石头城	(237)
波斯银币	(240)
天目山观绿	(242)
洛阳水席	(244)
流香润	(246)
洗眼池	(249)
秀山	(252)
雨中南岳	(255)
三陟岱宗	(259)
故乡的河	(263)

第四辑

悠悠大江悠悠情	(269)
汉江，叫我怎能不想你	(275)
忆一代文宗朱自清师	(280)
我和胡适交往的两年	(297)
追忆业师成舍我	(321)
惊才绝艳徐悲鸿	(355)
我所知道的建筑大师梁思成	(368)

附 录

那声声嘹亮的军号	海 波 (387)
----------	-----------

第一辑

“一个战士的光荣
是从为人民服务来的。”

——《光荣的战士》

襄 河 曲

襄河两岸的城镇和乡村，人民都像办喜事一样，门前挂了彩灯，街头搭上彩牌楼，充满活泼愉快的气氛。他们给人民解放军预备下米、油、盐、菜、柴，还有灯油茶水，样样不缺。还提出“腾房子，搭凉床，借蚊帐，洗衣裳”的口号，家家户户打扫干净，把床搭在凉快通风的屋子，挂好蚊帐。年轻的孩子们成群结队高兴地扭秧歌，他们唱着：

“爹爹去砍过江柴，
奶奶去碾过江米，
嫂嫂打扫厢房屋，
妈妈忙着做军鞋，
姐姐沉着不做声，
一针一线在缝慰问袋！”

乡村妇女们展开了“胜利鞋运动”，她们在低头细心纳鞋底缝鞋帮时，也快乐地唱着小调：

“小公鸡，上花台，
我们比赛做军鞋，
鞋帮纳上十多趟，
鞋底纳的密排排，

送给大军上前线，
 起名就叫胜利鞋，
 一脚踢倒反动派，
 步步胜利早回来！”

人民都在热烈地慰劳解放军。钟祥县皇庄庙一位涂老大娘，今年五十九岁了，也在忙着给解放军磨麦蒸馍。部队同志很过意不去，请她休息一下，别累坏了，她拉住战士们不放手，激动地说：“我两个儿子都叫国民党抓走了没有音信，你们快捉住蒋介石，把我儿子救回来！你们装足了干粮好走路呀……”延年乡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张小姑，把积蓄的五六十个鸡蛋统统拿出来劳军，她说：“以前国民党兵一来，像土匪一样，不要说鸡蛋，连我的鸡都捉去吃掉！解放军刚来，我妈还叫我快把鸡藏起来，一看解放军对我们都很好，什么东西都不拿，才知道以前想错了。我妈说，活了五十多岁头一回碰上这样好队伍，叫我把鸡蛋送给解放军吃！”

襄河上的船夫们开出自己的船只，也来参加运军粮，搭浮桥。从襄樊直下武汉，沿千二百余里的航运线上，大小船只数百条经常结队南下，欸乃之声，终日不绝。人民政府很好地照顾了船夫们的生活，由襄樊到武汉每趟的运费，规定为载运量的百分之二十，即运粮百石可得二十石。因此，船夫们都很高兴，他们说：“政府这样照顾我们，我们也要好好照顾粮食，和照顾自己的一样，不让它受潮或发霉。”从宜城刘河口到荆门县白口，就搭有九座大浮桥，每座桥都是用一百五十多只大民船联结起来，使解放军得以水陆无阻，昼夜不停，通过水网地区，顺利向南进军。人民政府对每只搭桥的民船，每日按人口发给大人三斤半小孩斤半米，船夫

们都欣然自动驾船参加搭桥。当解放军为了练习渡江向船户借船时，船夫就自动地教给战士们撑船、把舵和泅水。部队出发去消灭残敌了，年青的船夫们纷纷要求随军上前线去，他们说：“我们管保把船驾得稳稳的送你们过江！”

前线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农民们更欢喜了。他们请了戏班子唱戏，闹龙船，锣鼓喧天，男女老幼都穿着新衣裳，像过新年一样。他们欢欢喜喜地说：“可过上太平日子了！”在塘港，农民们白天忙着麦收，就在晚上唱夜戏，他们感慨地议论着：“从前国民党在这里时，晚上谁还敢出门呀，更不用说唱戏了！”他们知道太平幸福日子是谁给的，因此，当人民政府号召组织担架队上前线和修公路搭桥梁时，大家立刻响应，没有分派到的人也自动拿起镐头参加工作。有的地方木桥被山洪冲毁了，群众就自动献木料，献铁钉，冒雨抢修。就这样，襄河人民把成千上万的解放军送到了沙宣，送过了长江，解放了广大的地区和人民。

——1949年8月9日《长江日报》，与李瑛合写

渴 望

“龙不翻身不下雨，
雨不洒花花不红，
解放大军不过海，
咱们人民翻不了身。”

这是海南岛二百五十万人民从心底发出来的呼声。

远在一九二七年，海南岛人民就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直到今天整整廿四年了，不屈服的斗争没有一天中止过。在漫长岁月中，游击队从最初几个人，发展成现在拥有三个纵队的琼崖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人口一百五十万，并有三个县已进行了土改，另有五十万人民居住在游击区域。但是蒋介石匪帮残余的残余，企图垂死挣扎，使海南岛人民仍然不得彻底翻身。琼崖人民一方面英勇斗争，一方面日日夜夜隔着海洋，遥望着祖国大陆。“大军什么时候过海来呀？”这句话几乎成了见面语。

全国解放战争的每一次伟大胜利，都鼓舞和加强了海南岛人民斗争的信念和决心，从毛主席宣布中国大陆上解放战争已基本结束的那天起，海南岛人民即卷入了准备迎接大军渡海的热潮。以前，他们互问大军什么时候过海来，现在，

他们已经很肯定而有把握地伸着指头说：“大军一定在××日过海！”另一个不同意，便又提前了几天说：“不能那样晚，一定在××日！”有的说：“我猜有两万人！”立刻，又会惹起另一个反驳说：“不！一定有三十万人啊！”他们为了这些问题，天天在争辩，天天在盼望。

海南岛解放区的人民，纷纷自动捐粮献草，修筑道路，搭架桥梁，各村镇设立粮米站、柴草站、茶水站、交通站和运输队，妇女会组成了缝洗队，儿童团天天练习扭秧歌。各村人民甚至连欢迎标语都写好了，搭架牌楼的木料都准备好了。他们以村为单位，发动了迎军比赛，看那村的工作最模范。琼崖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把决心书和立功计划像雪片一样送到首长那里去，坚决表示在大军未渡海前，做好欢迎工作，同时英勇作战，以实际行动来欢迎。他们纷纷议论，愿意早点看到解放了全国，消灭了四五百万全美械化蒋匪军的老大哥们的雄姿。

尚在匪军统治区的人民，更以无比热烈的情绪期待着大军渡海的一天，每晚临睡前，他们常互相低语着：“明天天亮咱们就翻身了！”甚至有的人早晨起来跑到海滨去眺望。为了迎接大军，他们在黑夜里冒着万分危险，偷过匪军封锁线，把粮食送到供应站去。今年五十七岁的老大爷阿桂，挑着五六十斤稻谷，跑了三十多里崎岖难行的山间小路去送粮，他向供应站的同志关心地问道：“大军何时渡海？这一回可真有了指望啦！”因为匪军常常抢粮，他们就把粮食埋藏起来，坚决不给匪军一粒米。

残余匪军已明知溃灭的命运即将来临，更加紧其对人民无耻的惨酷迫害和掠夺，人民把匪军唤做“强盗”。他们假